



圖書館學 情報學 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系列叢書

辛希孟題

图书馆 与多样化服务

T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编 
Tushuguan yu
Duoyanghua Fuwu



海軍出版社

名家视点丛书

图书馆与多样化服务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编

海洋出版社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与多样化服务/《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5

(名家视点丛书)

ISBN 978-7-5027-7327-4

I. 图… II. 图… III. 图书馆工作-研究 IV. 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603 号

责任编辑:杨海萍 王传清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 mm×1230 mm 1/32 印张:14

字数:388千字 定价:45.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名家视点丛书

编委会

主 任：戴利华

副 主 任：周金龙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世伟

王余光

卢小宾

李炳穆（韩国）

李广建

毕 强

庄道明（中国台湾）

刘燕权（美国）

孟广均

孟连生

陈 力

陈传夫

邱均平

沈固朝

张晓林

周金龙

武夷山

柯 平

倪晓建

徐引麓

秦铁辉

顾 敏（中国台湾）

程焕文

霍国庆

戴利华

戴维民

主 编：周金龙

编 辑 部：易 飞 杜杏叶 徐 健 王传清

责任编辑：王传清

编 务：孙 杨

目 录

重新定位研究图书馆的形态、功能和职责

——访问美国研究图书馆纪行	(1)
---------------------	-------

专题 1 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

关于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20)
国际大都市图书馆评估研究	(33)
刍议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的构建	(45)
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测评对象的分析	(56)
数字图书馆评估研究	(65)
图书馆评价与城市发展环境探析	(80)
伦敦创意店对国际大都市图书馆评估体系的启示	(91)

专题 2 城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基层延伸

城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基层延伸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105)
城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基层延伸业务管理规范化探析 ...	(116)
关于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延伸中分馆作用的思考 ...	(124)
城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基层延伸的系统与网络架构实践 探索	(133)

专题 3 民营图书馆研究	(144)
民营图书馆的界定、类型与研究现状	(147)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民营图书馆	(161)
试析民营图书馆生存空间的特征	(174)
晚清至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研究	(187)
美国早期的私有图书馆	(199)
专题 4 多元化用户需求呼唤多样化图书馆服务	(212)
图书馆 Information Commons 建设实践研究	(215)
基于用户交互的网络服务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230)
学科化服务模式研究	(240)
CSDL 文献传递服务问题分析与发展对策	(253)
专题 5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理论研究	(265)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理论、方法及其过程 研究	(268)
数字图书馆网格信息资源组织模式研究	(282)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模型构建研究	(298)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语义互联策略研究	(314)
数字图书馆领域本体的构建与推理 ——以医学领域本体为例	(329)
专题 6 推荐系统与数字图书馆	(342)
推荐系统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研究与技术现状	(345)
文献推荐系统:提高信息检索效率之途	(361)
推荐系统适用于图书馆吗?	(385)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实施与策略	(403)
推荐系统与数字图书馆个性化	(423)

重新定位研究图书馆的形态、 功能和职责

——访问美国研究图书馆纪行

张晓林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0

〔摘要〕 介绍美国主要研究图书馆在推动 e-first 和 e-only 图书馆发展、建立面向应用的信息服务和知识管理机制、推动公共信息政策和公共信息环境建设等方面的趋势，讨论这些趋势对中国研究图书馆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研究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发展
图书馆重组

〔分类号〕 G250

Re-purpose Research Libraries

Zhang Xiaolin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efforts that some major American research libraries have made in developing e-first and e-only libraries and establishing application-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en the paper enumerates the measures these libraries have taken to promote public information policie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end, it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ose towards Chinese research libraries.

[**Key words**] research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library development, library restructuring

借赴美参加国际会议和参加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组织的战略考察团的机会,我于2006年9月底至10月上旬访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耶鲁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匹兹堡大学,并顺访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和美国化学文摘社,充分感受到数字信息环境下的美国研究图书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处在按照新思路和新模式重新定位、重新组织的过程之中。

1 从 p-first 图书馆到 e-first 和 e-only 图书馆

随着数字信息成为学术信息的主流形态,网络成为用户信息利用的主要环境^[1],我们曾经习惯的 p-first(印刷文献为主)或者 p + e(复合或 hybrid)图书馆正迅速走向 e-first 和 e-only 图书馆,同时带来了图书馆空间结构和图书馆员工结构的巨大变化。

例如,耶鲁大学科技图书馆^①以前拥有 1 500 种纸本期刊,现在已经有 50% 的期刊被电子版取代,预计在未来两年内还将用电子期刊取代 30% 的纸本期刊。在其中的物理图书馆现刊阅览室,刊架上多数纸本期刊的位置已被一纸通告取代了,它告诉读者“该刊已经可以通过网络阅读,请到图书馆网站网络期刊栏目下检索阅读”,并注明“关于取消纸本订购的政策可在图书馆网站政策链接中查到”。他们已经制定政策,将逐步用电子期刊取代几乎所有纸本期刊,除非某种期刊没有相应的电子版,或者电子版内容质量不能支持教学科研需要(例如图

① Stern. David, Director of Yale University Science Libraries,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2

像质量、图表可阅读性等)。该政策明确提出,个人对纸本的好恶不是保留纸本的理由。而且,耶鲁大学科技图书馆通过购买电子期刊历史数据,将大量过刊馆藏转移到学校的集中存储库去。在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资源结构也在发生巨变^①;它曾经订购了 2 500 多种纸本期刊,到现在已经只剩下 250 余种;同时它还订购了近 3 400 种医学与生物学电子期刊(不包括耶鲁大学整体订购的其他电子期刊)。该馆对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进行了严密的使用统计分析,证实了随着电子期刊的增加,到馆读者和纸本使用量减少,而且发现在一段时期中大量纸本根本就没有人使用,这也为确定取消纸本对象提供了依据^[2]。在霍普金斯大学 Welch 医学图书馆,70% ~ 80% 的采购经费已经用于电子资源,并且将目标定于实行全电子化^②。该校其他科学、技术和商业图书馆也有大量的期刊是 e-only 的,并且比例在不断增加。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结合其新建的工程图书馆,进行了 e-only 图书馆的系统规划,要把工程图书馆建成 e-only 的信息合作实验室(Information Collaboratorry)^[3]。它提出,为了支撑全美排行第二的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科,新建的工程图书馆将逐步成为一个全数字化图书馆,至 2009 年将实现常用资源全部数字化,而那些不常用的则逐步转移到学校集中存储库,到 2020 年实现馆内无纸本文献。

文献资源结构的重组,要求图书馆空间结构和人员结构也实行重组。例如在耶鲁大学科技图书馆,由于现刊纸本取消和过刊纸本转移到集中存储库,原来的现刊书架区变得空荡起来,书库中也有了大量“新”空间。并已规划,将原来的现刊区重新组织成电子化学习区,包括一个 24 小时学习区以及个人和群组学习空间,使图书馆成为信息化教学和交互式学习的空间。同时,要实施“图书馆员的重新功能化”(retool librarians and staff),重新训练所有的非专业人员,尤其是那些与

① Marone. Kenny, Director of Yale University Medical Library,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03

② Oliver. Kate, Associate Director,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elch Medical Library,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5

纸本文献处理和管理工作直接相关的员工,让他们具备新的技能;即使专业图书馆员也要回答“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干什么”,逐步将主要精力放在针对具体的院系、利用整个学校信息资源系统建立虚拟的专业化信息服务网站上,并利用网站开展相应服务(例如组织培训、咨询,提供教学信息支持,向其他系统推送资源和服务)。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原来的纸本检索工具区变成了读者电子阅览区,原来的现刊区正用来建立专题阅览室,调整下来的经费用于电子工具书、询证医学数据库、药物数据库、综述性(synthesized)信息资源。同时,它调整服务机制,将参考咨询部(Reference Department)改名为课程与研究服务部(Curriculum and Research Services Department),根据服务目标(而不是服务形式或过程)来“正名”;同时,巩固联络图书馆员(liaison librarian)队伍,分别负责联系医学院各个科系,作为科系教学委员会成员之一,参加教授会议,分析信息需求,选择要增加的资源,组织培训和提供参考咨询,参与课程网站的内容建设和服务链接。在霍普金斯大学 Welch 医学图书馆,则开始在各个科系大楼里建立“现场信息服务室”(Welch Information Service Suites),这里没有图书、期刊或者工具书,只有学科馆员、计算机、群组工作的讨论室和对个人服务的咨询座位,图书馆员在这里主要进行培训、咨询、帮助读者群组分析和检索信息,也负责组织专题性质的“数字图书馆”(例如虚拟的人口研究数字图书馆)。值班馆员都是学科馆员,他们与所在科系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密切接触用户,随时自由交互和提供深度咨询。霍普金斯医学图书馆准备做到每个主要科系都有一个“嵌入”其内的现场信息服务室。在斯坦福大学,新建的工程图书馆在逐步实现 e-only 的同时,将把馆舍空间作为读者个人学习、群组学习、研讨活动、培训活动和公共交流活动的空间,把图书馆从一个以书为主的空间变成一个以交互式信息利用为主的空间。图书馆人员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专业馆员成倍增加,并设立 4 个学科馆员岗位,每人负责两个系,既作为“频道编辑”(channel editors)来组织特定学科领域的虚拟资源体系与服务,又作为联络馆员负责了解相关科系的需求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辅助人员比例则显著下降,基本上是专业人员的一半,而

且其职责将转变为主要负责数字资源的一般组织维护、馆际互借和设施使用服务等,这与原来 p-first 图书馆辅助人员占多数、专业人员占少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更为突出的是匹兹堡大学图书馆^①,由于科技领域用户对印本资源和物理空间的依赖已经大大削弱,它在 2005 年取消了物理图书馆建制,今年将取消数学图书馆建制,这两个图书馆原来的藏书被转移到校园外的集中存储书库(书目记录仍在联机目录中,需借阅时可在一天之内送到),原来的空间仍然保留,但是作为学生交互学习和研究学习、咨询馆员个性化辅导的新型信息服务场所使用。它还计划减少工程图书馆、生物图书馆和化学图书馆的印刷馆藏(也是转移到集中存储书库),将物理空间转移出来组织新的交互学习和相关信息服务。原来负责这些物理馆藏及其服务的人员或者转而负责读者培训、参考咨询,辅导和支持用户的交互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等服务,或者转移到其他“新兴”部门(例如数字资源建设部门)。

在这种环境下,图书馆组织自己和呈现自己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当进入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的网站时(<http://www.library.pitt.edu>),看到的不再是包括开馆时间、馆舍布局和数据库等在内的“复合”图书馆,而是以数据库集成检索为主的“Pitt Digital Library”网页。该馆馆长 Rush Miller 博士指出,由于匹兹堡大学常用信息资源的主体已经是数字资源,学生和教师使用资源也已经是以网络为主,因此对于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来说,图书馆已经是数字化了,以数字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首要形象和主流服务途径,不仅符合事实,也有利于吸引用户使用图书馆资源、改变图书馆就是“图书+馆”的形象。即使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医学图书馆,也都在大规模资源数字化和采购数字信息资源的基础上,针对专业和大众读者,以数字信息服务网站为主提供服务。例如在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医学研究者主页和医学从业者主页上,已经很难见到传统图书馆的“形象”,诸如开馆时间、馆舍布局、借阅规则、部门设置等信息已经不在重要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为全国用户

^① Miller. Rush, Director of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ibraries,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9. 29

联机使用的资源与服务。国会图书馆面向儿童与公众和面向教师的主页上也是以数字资源为主。数字化环境下,尤其是对于那些服务于广泛地域用户的图书馆而言,开馆时间、馆舍布局、借阅规则、部门设置等确实已不重要了,显然不能用这些“本地化”的到馆服务内容挤开“全域化”的数字化资源与服务。

2 从基于文献资源的功能集合到基于信息应用和知识管理的功能架构

当图书馆文献资源结构、空间结构和人员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许多研究图书馆开始探索如何从基于资源的信息服务(collection-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s)转变到融入教学科研应用之中的信息服务与知识管理(application-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从而争取新的服务功能和地位。

首先,这些大学图书馆都将自己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努力从基于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扩展到帮助教师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 and 教学系统。例如,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主动协助、组织和推动“教学驱动”(teaching-oriented)和“教师驱动”(teacher initiated)的非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服务^①,支持教师将其需要的多媒体资源数字化,组织到在线教学系统之中,利用数字图书馆系统存储并与其他数字资源链接起来,利用图书馆集成服务系统支持学生使用这些数字资源,使数字图书馆系统成为教师和教学过程中的数字资源服务中心。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和该校学习与信息技术办公室联合设立了“数字资源中心”(Digital Collections Center)^[4],通过提供技术咨询、协助进行资源收集、协助资源数字化、协助进行元数据组织、协助进行项目管理、提供技术设施和技术平台支持等,帮助教师建立教学所需的数字资源库。这些数字资源库中的内容资源可能来源于图书馆,也可能来源于教师自己,

① Tobias. Vicki, Digital Collec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9. 26

还可能通过图书馆或教师获得的第三方资源(包括地方博物馆、档案馆、其他研究机构等的资源)。因此,“数字资源中心”首先将了解教师在教学中有什么需要,这些需要能通过什么资源来满足,然后分析如何从哪些地方获得这些资源,如何进行数字化并组织到集成资源服务之中,而不是仅仅考虑图书馆有什么资源和如何把这些资源数字化。这种做法扩大了图书馆对教学科研的“服务”的概念和功能范围。显然,随着校园数字化和教学过程数字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和课程需要相应的特色化、个性化教学资源支撑,而且这种资源体系将成为教师和学生主要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之一,如果图书馆不能在此发挥作用,其地位和影响都将在新的校园信息环境中受到严重限制。正因为看到这点,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了“教学资源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5],由一个副馆长牵头来为教学建立信息资源、组织数字化教学信息环境。又如,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校信息服务体系内专门建立了“教学新媒体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New Media Teaching and Learning)^[6],与教师合作为具体课程建立丰富的教学信息资源系统,由教师和教学资源组织专业人员一起分析课程需要和资源特征,共同建立相应的教学模式和信息结构,选择合适的技术平台,选择、加工、导入和组织相关的数字资源,加载相关的处理工具(例如资源链接工具、批注工具、讨论工具、个性化内容组合工具、个人课程学习空间工具等),与图书馆资源进行链接,有机组织到学校和相关院系的信息平台以及图书馆的信息平台之中。这些努力,不再是仅仅“将图书馆资源(及以资源为基础的服务)嵌入到 e-Learning 之中”,而且是让信息专家一开始就参与、引导和支持用户在教学过程中开发信息资源、建立相应的信息结构和信息系统,帮助教师组织信息化的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和教学环境,并且在设计之初就关联地考虑连接和利用包括图书馆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这样,图书馆不再是被动地进入 e-Learning,而是主动地成为 e-Learning 的一部分。其实,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也是密切地与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合作,在研究项目开始时就与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研究活动将产生什么数据,这些数据需要怎样组织与分析才能被最佳

利用和被外部研究人员有效利用;然后 NCBI 人员将参与到项目研究数据的采集、组织、处理和利用之中,使得 e-Science 过程和它的信息资源组织、后续分析、开放利用等结合在一起^①。显然,e-Science 和 e-Learning 就是信息化科研或教学,有效的 e-Science 或 e-Learning 过程要从信息需要、信息行为、信息资源、信息过程和综合信息环境来设计和构造,因此,e-Library 和 e-Science、e-Learning 的最有效结合不是事后的数据层面上的链接,而是内在设计、建设和应用过程中的结合,这也为信息专家在 e-Science 和 e-Learning 中发挥更有意义和影响力的作用开辟了道路。

其次,这些研究图书馆都在积极组织机构的知识资源,努力成为机构的知识生产者、知识管理者和知识保存者。我所访问的每个大学图书馆都建立了机构知识库系统,积极帮助学校师生把自己的电子化学术与教学资源(论文、科技报告、研究数据、教学资料等)存放到知识库中,积极建立规范的存放流程、管理机制和技术程序,积极推进这些资源的开放获取,主动承担对这些数据进行长期保存的责任,因此成为学校的知识资产组织者、管理者和保存者。不仅如此,许多学校进一步扩展“图书馆”职责与功能,更广泛地在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方面发挥战略作用。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作为一个行政单元,早已从“校图书馆”扩展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与学术信息资源”(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Academ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SULAIR)体系^[7],这个行政单元的组成部分除了学校图书馆系统外,还包括拥有学术计算(academic computing)、社会科学数据与计算(social science data and software)和人文科学数字信息服务(humanities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s)等的学术信息资源部门(Academic Information Resources)。而且,SULAIR 主导建立并负责运营 Highwire Press,主要为学协会期刊提供网络发布平台^[8]。SULAIR 还在已有的 scholarship 机构知识库的基础上,重新建立 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成为学校的知识资产存放、管

① Lipman. David, Director of National Center of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LM,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6

理和保存平台,并可受委托为第三方机构长期保存数字资源。这样,SULAIR 作为学校的一个行政单元,已经深入到知识生产、传播、利用和保存的整个链条的多个环节之中,成为综合的校园知识管理者。又如,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由主管信息服务的副校长(vice president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负责的信息服务与知识管理体系^①,同时兼任校图书馆馆长,其管理范围包括原来的校图书馆系统,也包括教学新媒体中心、数字知识合作公司(Digital Knowledge Ventures)^[9]和学校计算中心。其中的数字知识合作公司,为校园内各个单位开发数字信息系统,包括网站建设、电子出版、数据库出版、机构知识库建设、会议资源系统建设以及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和服务(与学校的新教学媒体中心合作)。它还负责与第三方(例如在校举办学术会议或讲座的机构或个人)合作建立电子资源及其网络使用平台,负责将校内电子资源向校外使用者推销(例如向邻近的一所医院出售学校相关教学课件资源的使用权),从而经营学校数字信息资源,推动学校自主知识产权信息产品的市场化。这个数字知识合作公司、校图书馆、机构知识库以及前面提到的“教学新媒体中心”共同组成了一个全面负责信息资源创建、信息平台支撑、信息服务、知识资源运营和长期知识保存的有机体,成为数字校园和数字教学的基础,成为学校知识管理的核心。

3 从图书馆员到公共信息政策和公共信息环境的把门人

访问期间与各个图书馆馆长的讨论中,深切感受到他们的目光往往超越了上述“技术层面”的变化,非常关注那些影响机构信息环境和公共信息政策的重大问题,积极推动信息政策向有利于信息传播和知识保存的方向发展,成为公共信息政策与公共信息环境的主导者和把门人。

① Neal. James, Vice President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University Librarian, Columbia University,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9

兼任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工作组组长的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馆长 Winston Tabb^①和兼任美国版权局 108 特别条款工作组成员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 James Neal 都强调,数字信息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正带来许多新的焦点问题,出版商、娱乐产品生产商等正在不断扩大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和形式,使得图书馆与公众原来已经拥有的一些合法权利被夺走或者严重限制,造成公众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例如通过电子资源采购合同对图书馆根据著作权法可以获得的合理权利进行限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过度的知识产权限制;通过过度的技术保护措施,限制用户本来拥有的合法权利;滥用法律限制远程教育信息服务、馆际互借和长期保存;限制性解释合理使用;等等。两位馆长指出,作为围绕知识及其流动而生存的图书馆,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已经成为其运行基础的一个部分,因此必须积极地介入相关的立法和维法活动之中,为公众争取信息权,也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实际上,随着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参与跨界合作(例如与 Google 的合作,与科学数据和数字教育界合作),随着图书馆更多地承担起知识生产、机构知识资产管理和知识资产长期保存的职责,这个问题更尖锐,必须拥有具备信息服务和法律两方面可靠知识的专业人员来支持复杂决策,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主导信息机构和知识管理机构,必须十分关注和熟悉,有效运用公共信息政策和知识产权法律。正因为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在信息服务体系内设置了专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提供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和知识产品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问题。

作为机构公共信息政策和信息环境的关键成员,这些图书馆都积极推动信息开放获取,希望开放获取能够从根本上打破知识产权法律的局限,真正让公众能够免费获得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公共知识资产。国家医学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它积极推动美国健康研究院的开放获取政策^[10],即请求(request)NIH 资助的研究人员将自己受

① Tabb. Winston, Director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Libraries,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6

项目资助所发表的论文存放到 PubMed Central,并在论文发表后不迟于12个月后供公众免费获取。它还积极推动国会立法来强制性“要求”(require)受资助者向 PMC 存缴所发表的论文并供开放获取。同时,它还继续支持 PMC 成为美国医学生物学研究的公共知识库,包括建立 PMC International^①:将 PMC 镜像复制到多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的公众能够方便地获得 PMC 的内容,然后让参与国的科研人员将自己发表的医学生物学文献存放在本国的 PMC + 系统上,最后将这些 PMC + 系统连接起来,互相补充数据,共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开放的医学生物学文献库。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则积极参与推动通过联邦研究公共获取法案(Federal Research Public Access Act)^[11],该法律要求所有重要资助机构都要强制“要求”受资助者将发表后的论文存放在公共知识库中,最迟不超过论文发表6个月后就供公众免费阅读。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也都积极参与推动信息的开放获取。“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的学术交流机制,将从根本上改变学术信息传播方式,改变学术信息链上各个节点(包括图书馆)的功能和影响。作为将公共信息传播作为己任的图书馆,不仅要积极推动,而且还需要前瞻地应对可能的变革,包括对图书馆资源建设模式、服务模式和经费分配使用模式的变革。同时,开放获取不仅是一个外部法律和政策的问题,还涉及复杂的内部宣传推广、政策执行、过程管理、基础设施保障、经济支持条件等,实际上是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和信息政策的一个部分,需图书馆承担起责任并具备相应的能力。例如,在德国马普学会(类似中国科学院)的数字图书馆系统中,专门设置了开放获取责任编辑(open access officers)^②,负责深入研究、决策咨询、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和协调。

作为机构的知识管理者,各图书馆馆长都非常重视数字资源长期

① Lipman. David, Director of NCBI,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6

② Schimmer. Ralf. MDDL, Marks Planck Society, Germany, Personal Interview, 2006. 10. 24